

磨練後的蛻變

急診室的主護經驗

Transmuted through ER Tough Trainings

文/李彥範 花蓮慈濟醫院急診室護理師

一直覺得，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是那種悠悠閒閒的。就像以前常常到翡翠谷或神秘谷時一樣，自由自在的在河裡游泳，或躺在石頭上，看著一片枯葉從樹枝飄落下懸崖，再隨著片岩和山峰的走向左飄右點的落到河裡，然後再看著天上的雲緩慢的演出它的變化萬千，就這樣消磨一整個下午。

遠離悠閒 進急診挑戰忙碌

但是，自從決定放棄揮灑畫筆、不再空想的那一刻起，現實讓我與悠閒漸行漸遠；從大學選擇讀了護理系開始，我感覺到自己的未來歲月，已走向了一條忙碌的不歸路。而急診的工作，果然不願讓我的直覺「落空」，大大的挑戰了我對忙碌的容忍度。

還記得有一次上班，是在過年之後的小夜班，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放完年假才甘心生病(放假時生病就玩不到吃不到，那不是太可惜了嗎?)，病人一個又一個

的接著進入急診室，那股人潮，彷彿電影《魔戒》是在急診上映一樣。診間裡三個醫生左轉右繞的看著一個又一個的新病人，看完之後，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告訴我：「這個病人給他注射生理食鹽水，並給予止痛劑，止痛劑一半靜脈注射，一半加入大量點滴滴注，然後再抽兩管血做檢查……」，之後醫師又馬上上電腦批哩啪拉的列印出這個病人的病歷。而當時的我，正忙著跟另一個學姊請求協助，請她幫我——幫這個病人做這個、做那個……，然後我又趕緊撕下病患的病歷把它整理好、貼在病歷本上。

七手八腳不夠用 學姊協助獲喘息

此時診間的那兩台印表機，仍不斷的吐出熱騰騰的醫囑和病歷，彷彿在告訴我：「趕快啊！趕快過來處理我啊！」在我盡了全力，但桌上仍被將近二十本病歷淹沒，而兩台印表機列印的紙變得

李彥範正將病患領回的藥物與醫師所開立的醫囑，核對檢查是否一致，再發給病患服用。

比《倩女幽魂》電影裡聶小倩的彩帶還要長時，原本在忙著幫病人打針抽血的學姊走了過來，我想機不可失，快速的跟她交了班說：「學姊，換你來整理醫囑、病歷，我去幫那個病人。」就這麼一溜煙的趕緊跑去幫病人抽血、打針、做心電圖。

請原諒我這麼做，因為那時的我真的忙到快崩潰了，耳朵裡醫師和病人和印表機以及各個護士的叫聲此起彼落……，我怕我再繼續下去，會受不了的衝到急診大門，把門關起來不准病人再進來。

新手上路創紀錄 交班學姊是後盾

當然啦，那一天上班可想而知的忙到不可開交，而我也忙到沒吃飯、沒喝到幾口水，也累到下背痛好幾天。但畢竟上班八小時就換班了，在熬過了天長地久、海不枯石不爛的八小時後，我終於可以喘氣休息。

問題是，下了班才發現，有十幾本病歷完全沒寫，再加上那天很多病人的靜脈留置針，都打在腳上，他們半



夜覺得腳癢，搓啊搓的就把它搓掉了，搞得大夜班的學姊忙翻了天。因為我是當時的當班主護，所以我必須負起全部責任……，於是我又締造了許多急診的「新紀錄」，也承受了好幾天好幾個學姊的「關心」。

磨練後的蛻變

經過了這段時間的磨練，自己已經能夠掌握時間，看著滿滿躺在病床上的病患，經過了醫治，一個個在閉眼休息。

回顧當初至今，我想，以後有新人來，我可以大聲的跟他／她們鼓勵說：「連我都可以在急診存活下來了，你也可以的。這裡的學長姊還願意讓我活著來上班活著回去，你還有啥問題？」